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二

七月八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復曾沅浦方伯

七月九日復左季高中丞

同治元年

復彭雪琴侍郎

七月十九日止曾相

同治元年

七月二十六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八月四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八月十五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致左季高中丞

八月二十四日復曾沅帥

同治元年

八月二十五日復李黼堂方伯

同治元年

八月二十八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八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八月三十日復史士良觀察

同治元年

閏月七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復史士良觀察

閏月八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唁李希庵中丞

閏月十二日復曾沅帥

同治元年

閏月十三日復曾相

同治元年

閏月十六日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元年

閏月十九日復史士良觀察

同治元年

閏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元年

閏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同治元年

上曾相

閏月二十八日復林遠村侍御

同治元年

復龐寶笙工侍

李文忠公朋儕函稿卷第二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二

桐城吳汝綸編輯

七月八日上曾相

六月二十九奉十二日鈞諭七月六日奉二十六日鈞函謹承一一皖餽支絀鴻章無力分濟時以爲媿九丈獨立兩花臺飛書乞糴情詞懇迫不得已由行營糧臺挪撥買米銀二萬兩上海捐釐總局薛守處撥銀二萬均於初五日湊齊欲趁威林密輪船解皖該船主屢易又要脩整魏蔭庭及鼎銘樹各營官回籍募勇皆係萬不可緩緩至旬日尙未開行洋人橫戾斷不能操縱由我大率類是弢甫何嘗不急亦無如何也將來赫德所買輪船已雇用外國官弁不知若何調遣諭旨雖極嚴切尙容婉陳與洋人交涉竟多百折不同之處大可憂也總理衙門來函與鴻章覆函另鈔呈覽滬事尾大不掉由來漸矣漢口設關後據吳道轉述赫德語意歲

入關稅不過百萬月不過五六萬外國防費及礮勇華爾所部口糧月需十數萬從前稅款尙不敷用來日大難不知何以爲計鴻章所統水陸及滬淞裁贍兵勇專指釐捐向來所入月十餘萬商怨沸騰鴻章力求核實月入或稍增加遑恤人言吳道仍欲抽作洋兵之用鴻章每堅拒之若稍放鬆滬軍斷難存活米價十餘千一石水陸各營月須六千石在陳之厄吾師能代爲設法否昨讀覆奏中外會剿一疏斬釘截鐵大義炳然足爲總理衙門增氣惟願統兵諸將勉自樹立勿再顛蹶耳鮑公如能乘勝入東壩金陵援賊可卽解退賊勢衰散之甚左部再由衢嚴分進蘇浙首尾不得相救便可批卻導紱矣華爾協攻金山衛後又帶輪船出吳淞洋面剿洗劉河盜藪頃奉咨復令其先攻青嘉以試炸礮之果效與否已傳知飭其進攻青浦三弟鶴章同虹橋各營並上海撥出二營共五千六百人進紮青浦之北幹山爲華爾援應約定克城後派程學啓三營入城設守

其餘再議所向鄙意松滬一片平坦無險可扼除城守外儘作游擊之師
俟賊大至相機擇利以退其鋒兵力實單欲守吾師不分兵不兼顧之誠
未知站得住否潘劉帶投誠之營守金山衛一帶極嫌單薄所幸平乍賊
不多秋後新募各營卽浙東西回竄略可放心何伯昨由乍浦甯波回滬
未聞其帶兵赴漢總理衙門亦知照官相買地之事當可速了張仲遠父
子相繼病歿業派員照料後事殊可傷悼代征漢九稅項尊旨待英法二
成各結交畢再行扣還極爲允妥鴻章忽促草疏思議不及能否由臺端
附片申明或俟總理衙門覆催再辦耶三舍弟從軍志定畏人多言不肯
獨當一面似難強之仲良已冒昧請調欲其幫辦幕中鴻章果有赴鎮江
之日此間滿地散錢如何穿插昌歧馳驅苦戰是好幫手如統轄湘淮文
武才力不濟況滬上膠藁更不止此筠仙鶴汀豈竟不來再常鎮高道甫
經奏効旋報丁艱無人可派接署該關自咸豐三年後儘征儘解嗣經部

月
二
駁兩三任不報徵數添設洋關一年高君與司稅之洋人從未會商欲諉之於滬道是以稅司嘖有煩言鄂省及總理衙門皆行文查斥鴻章促令赴焦山究無以塞衆望故首先甄別趙守炳麟精細穩慎會計最精委令暫署斯篆查明前後各任實在徵數詳候核辦渠熟悉洋情必無齟齬俊民年丈久病不愈欲得實缺止可照例聲請未敢稍有阿比謹附稟商復曾沅浦方伯

六月十三日接五月十九二十八日兩函二十九日接六月初九十五日兩函七月初六日接六月十九二十六日三函敬承垂注殷肫指示詳盡並審堅守穩打迭挫兇鋒孤忠蹇蹇欽慰無量此間五月虹橋之役倖而獲勝擊走悍賊浦東剿撫兼施連復川南奉柘金山五廳縣之地實賴我公以建瓴之勢直據兩花臺使衆逆不能不回顧老巢而餓生遂得以乘間搗瑕略地海隅非戰之功也頃聞甯廣繼克鮑公可速赴救爲大局幸

爲我公幸春霆每戰捷必待餉而後拔營此時機會難得尊處羽檄飛催知必兼程而進鴻章深知鮑叔於節帥恩誼最重于左右痛癢相關於金陵蓄志已久公但以危詞聳之以至誠待之渠當赴命不遑師門咨到布置徽甯東壩蕪湖防守各條一一密實各將果能遵辦東南大勢即可搏拏不待禮希兩帥增兵矣敝鄉人陷在忠黨最多來歸者相望於路謂賊情人人欲散忠逆亦不自持昨因金陵求救日下文書數十道不得已率三千人自將而西此會前數年在和州一帶盤踞每戰必卻嗣席狗酋威勢乘和何兩帥潰走之後闖入蘇州盡擄三江良民弱而無紀衆奚足恃去秋奄有江右數州鮑公一戰卽走之今春洋兵合剿四眼狗喪於皖北該酋每聚族而謀旦夕待亡金陵大軍愈偪愈緊始不敢往救遲之又久乃合衆前去見在浙西及蘇常諸踞賊均候金陵消息如再敗退獻城自首者必多其畏鮑公甚於畏多故願公速致老鮑先聲已奪止要開一二

大仗如秋風之掃落葉耳左中丞備急戰於三衢侍逆必牽綴不能東併
且甯波臺郡皆侍賊分地尙爲練勇擊走侍久蓄謀江西亦未能逞氣力
可知吾不解左帥何以必待蔣蕪泉然後進戰華爾求助剿南京鴻章未
便堅卻師門咨復語語雄厚足令外人心服華君口糧吳楊二道從關稅
攫取分毫不欠吳公挾華自重欲其取功名以震耀中外以形官軍之短
華君曾來一見固是壯士戰將然用之之人其心乃不可測鴻章到滬以
來竟如李陵王嬌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拚此孤危之軀涉風濤
而不撼今已打出幾分究未知果能自立否鶴汀從公所屬久不見來薛
君則謂此才足鎮浮囂筠仙如肯偕行更助一臂仍求師門與吾丈速代
勸駕爲祝貴軍缺餉分應蘇人供億吳方伯謂自春及今又挪墊百餘萬
並未解過節和絲毫也鴻章近派員收回捐釐專濟各軍不作別用昨由
行營糧臺分撥二萬釐局二萬備雄師一夕餐啜專候威林密輪舟附解

偏又遲迴不前可恨可恨昌歧到滬極相得奔馳戰守俱有把握惟不能駕馭馳騁人材耳滬軍單薄就地淘洗終難收效奈力量不能遠募祇好擇將而使郭松林能戰而好利當時時以尊意督責之洋火銅帽先照前單屬吳方伯購送五萬餘續需洋藥銅帽單雙響洋槍各件容再覓購奉呈三舍弟同程學啓韓滕等十一營與華爾攻青浦亦欲襲忠賊之後而遙爲金陵分其勢也

七月九日復左季高中丞

負羽奔馳久疎音敬昨奉六月七日手示并由滌師處寄示迭次咨函碩畫遠謨妙手空空中已漸開出大千世界非我公精神氣魄莫能勝之欽仰曷已蔣方伯計可入浙鮑軍克甯廣後機勢正順賊膽正怯願雄師併力金嚴牽綴侍逆不得與忠黨合援金陵將來便可將兩股巨寇截作兩段然後動刀鏖然嘉蘇常各城踞逆其精銳率赴金陵忠侍氣誼最投早

有各據分地互相援助之約不欲擁戴洪逆自沅軍追逼洪逆催援日切忠逆始懷首鼠因所發前隊屢戰敗挫恐卽瓦解乃於前數日自將三四千人以行而蘇嘉守者亦有搖搖欲動之意忠賊此去必敗敗則江南各郡縣可先得手似不爭金陵成功之早遲明公以爲然否鴻章材質駉下驟膺艱鉅上海雖隸版圖官民久已歸心洋人若不知中國之人尙能辦事中國之兵尙能打仗者關稅所入月十數萬以供億番人與外國教練之勇防守之費尙且不足而取盈於釐捐能毋深痛前復總理衙門一函錄呈鑒政甯紹道張君輿情未協西人動輒詆訶士良觀察如與殷鏡湖偕行籌餉當可得力惟無統兵之將亟待蓋籌未久香閣學力贊包立身義師可靠又諄屬鴻章代委謝員外敬陳令其元馳往籌辦甯東兵懷二事呼應可靈擬俟史丈到滬再商敝軍攻克金山衛與平湖乍浦嘉善接壤該處踞逆無多如有水陸進搗之一日其收令可否就近酌委咨請執

事核奪滬事難索替人鎮江行止遲速不敢自定近日尊處戰狀乞詳示復彭雪琴侍郎

昌歧到滬詢悉近狀並奉端陽手示述前後戰事如作壁上觀佩慰無量我兄同駐裕溪口保衛北岸爲金陵後援誠得遠勢鴻章竊揣今日賊情僞王雖多總以侍輔忠三者爲大洪逆因此三人各據分地不相拱衛乃增封多王以間其黨而內亂猜忌之萌愈散漫而不可制公等水陸之初進金陵忠賊不欲救亦不敢救今勉強去援又值鮑軍門克復甯廣蘇常腹地自揀不遑必無餘力上竄江皖況蕪湖東壩以上師門已節節布守耶鴻章所患者由鎮江下達吳淞江洋八百里處處可通裏下河如江陰福山劉河各口皆有賊巢時時出掠大江商船紅單船分扼北岸大都暗與賊通江南果一得手忠輔諸逆必舍蘇常而逕趨裏下河以就食鴻章水陸單薄能守松滬已屬幸事斷不能遙制大江師船前請師門轉商大

蘇親督所部截江海之衝即可裁遣紅單分其釐餉以贍貴軍鴻章願竭東道之力執鞭以從卓見以爲可否鴻章爲大局計爲後患計非爲一人私計也昌歧所部分扼澱泖各湖實嫌其少將來攻蘇州進太湖取徑甚捷亦最中要害似未可令移他處

七月十九日上曾相

威林密船遲久乃開魏陰庭張樹聲帶去兩函計已入覽十七日奉初八日手諭謹聆一一應復事宜條列於后

一泖澱各湖內通蘇嘉湖三郡縣之地水師最易施展淮揚長龍祇可留紮老營打仗則運掉不靈舢板式樣本大尙可用若較舢板略小約四丈一二尺長六尺寬頭舵礮槳手須十二人連哨官十三人方爲恰好李鎮朝斌所造太湖水師奉札係四板船隻每船連哨官十人似嫌過小昌歧往青浦未回鴻章與各營官王東華等悉心商酌僉以渡海入滬船身太

小不壓浪必須有十三人一船內河亦甚合用乞核酌上海木料極貴工匠較上游數倍他物稱是自以馬當吳城長沙各處代訂募勇東下爲安蘇嘉各處槍船約有萬餘隻大都游民土匪依違兩邊用以偵探鄉導則可冲鋒陷陣則不能昌歧與諸將皆厭棄之鴻章方與爲羈縻免其驅而從賊李鎮四板船由東壩進太湖湖中風浪大或嫌其小支河汊港又嫌陸軍不能先至似不若改由泖澱冲入無陸師尙可自立有陸軍更好依附如李鎮東來昌歧所部不虞單弱仍可分餘力回顧靖江以上防務惟鮑軍入東壩後亦須水師並進能否請楊彭二公兼顧

一忠輔諸酋併力金陵鮑公援剿得手逆衆必另圖竄踞靖江至海門洋面雖有紅單船分防大率多通盜匪六月間商船絕迹經華爾出洋痛剿何伯復派兵船一隻巡哨福山粵人近稍斂戢將來蘇賊如傾巢出竄北岸其誰禦之鴻章昨會尊銜覆陳一疏已鈔呈非敢諉任於人此時自家

力單知而不言負咎更重儻九洲早復上游無事雪帥果肯分船下駛
裏下河門戶方能保固至續調紅單四十船都公爲黃彬所脅而奏請者
喬都轉及南北臺鎮江金守皆有密函求鴻章咨商截止此豈一咨所能
允從欲藉大力去後日無窮之患但使新船不來現各部舊船俱朽壞不
能動勇數亦虛剪除尙易

一洋人近無來往疎淡而亦無嫌隙今日新聞紙有云上海各國人衆設
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將上海地界全歸外國管理與華官無涉方纔周
妥未識肯與不肯等語肯不肯之權固操之總理衙門吳道卽有此心亦
未向薛公與鴻章提及其實滬城內外各事實皆洋人主持惟所欲爲不
過關稅捐釐仍爲華官收放耳鴻章前復總理公函云難保無他日占據
果有是說全在 中朝衡奪履霜堅冰殊爲隱患

一華爾今日見過諄求鴻章札調協剿金陵謂三日到三日紮礮臺三日

政打定可克城克後城中財物與官兵均分等語鴻章以接中堂信兵力已敷可勿添調容再函商求核示

一仲遠指陳上海入款似有未確捐釐旺月二十餘萬關稅旺月十七八萬吳公所呈帳目牽前搭後五色迷離多不可信

一李善蘭爲造礮彈屢索銀兩恐蹈毀甫覆轍乞飭止之

七月二十六日上曾相

十九日奉復一緘二十四日奉十六日鈞示敬承一一希帥以喪去我師分應兼攝盡勤倍甚况瘁可知幕中閫外近又添何幫手殊深系念希軍與石部不動苗匪震懾威稜當可漸次戡定僧邸在北路聲威益大能與聯絡中原捻患可平幸勿過慮所應陳復事宜條列如左

一青浦克復僞慕王譚主將帶數萬人來援留集崑嘉青交界屢撲青城有昌歧水師扼西門大河程學啓三營駐守城內屹然足恃又撲北簪山

前敵有韓正國親兵營滕嗣武林字營張樹珊樹字營深溝高壘糧道不絕可無他慮親兵營近來槍礮隊伍均甚整齊紀律亦好韓正國刻志做人惟周良才久病乞假去此良將可惜嘉定之賊分竄野雞墩真如一帶距滬二三十里然皆零股小賊忽去忽來鴻章老營計有三千五百人雖多新勇尙可自立

一鼎銘二營分防金山衛張堰兩處加以慶字陞字兩營及減勇四營全賴潘劉二人督率布置潘之得衆尙不如劉打仗奮勇亦較遜近因奉賢縣民勇刦奪劉營軍船米糧並驅逐病勇殺傷擡夫共三案該縣楊令膜置不問銘營勇夫赴奉賢城內擡回病勇傷夫遂連合革勇游勇十數人闖入官寓楊令迎出彈壓面中洋槍子傷旋卽殞命劉銘傳在張堰營內距奉賢數十里尙不知也現將兇手拿獲交蘇州府李守嚴訊並委劉松巖廉訪往奉查辦將來自須分別正法叅辦數人然約束不周致出重案

鴻章亦自愧悚潘劉肅清浦東驕氣未除藉此警戒益見帶勇用人之難
一太湖水師改道赴泖澱以入蘇嘉昌歧來函亦以爲便渠以各窄河酌
定式樣所造四板底板照木尺長二丈七尺底闊二尺五寸口面長三丈
一尺頭尾不虛每船用槳十支復添催梢梢一支即多俗用云之聖以聖
三條每船連哨官配駕十二人鴻章復與在滬營
官王東華等妥細斟酌皆以三丈一尺長卽不能安槳十支槳支須多催
梢梢亦不可缺酌中定擬木尺長三丈七尺寬六尺十把十一把槳皆好
較四板略大較舢板畧小較淮揚舢板已短至一丈後梢放平再安催梢
梢一支似可渡海入湖而達於支港汊河鴻章又函詢昌歧亦謂爲然乞
鑒定滬局洋礮頗多吳方伯亦願捐辦二三百尊皆素有之物此項船隻
如須配用若干祈示知籌解

一周弢甫聞被剝刻意甚鬱鬱一病不起身後彫零已屬趙敬甫照料殮

殯賻金助喪月來常州失兩名士仲遠痛子而未始非遷怨於關稅發甫
抱屈而未始無愧恨於輪船亦命也夫威林密船主不知換得妥否如不
妥再來上海仍須費心吧吡一船竟不能用吳方伯交與華爾收管吳云
須洋船拖帶而行華云暫留借用鴻章委屬學潮勘驗收拾據稟覆器具
多損壞須數千金脩整仍未知可常行否其真偽俱不敢定但此船無甚
用處發甫之咎也

一仲遠前信所陳捐釐各款已照原稟摘出交幕客查照各分局稟報一
一詳注鴻章迭次函呈大數旺月在二十萬以外衰月在二十萬以內儘
散松滬水陸軍餉及製造米折尙短數萬關稅一項卽連長江稅在內至
多不及二十萬除四萬吳道認發華爾軍餉六萬餘兩會防經費三萬各
官廉俸等項鎮江月餉三萬此皆可先後騰挪者大約除華軍外惟扣還
欠款月須十萬八萬之數牢不可破禁不能止據迭次稟報自正月至今

又挪借銀一百六十餘萬仲遠謂自來公事軍需從無出利借錢之事實
所創聞今果實有此說且屢稟立案鴻章皆不認帳該道係錢穀猾幕出
身會計最精彌縫最巧每稱血誠爲公決不稍從撙節祇在挪借名下高
下其手令人捉摸不測如今暫與劃分界限中國軍餉全指捐釐外國供
支及鎮餉俱指關稅以後該道再有虧墊架空不能歸咎於軍餉司道職
分須與盜賊同防爲之上者不亦難乎至開洋行造市房於洋涇濱置輪
船沙船出入江海皆與楊坊合夥或且假託洋人衆論雖已僉同而鬼域
伎倆無憑查實遞捐皆釐然皆有獎故捐票視安徽餉票尤賤每百兩至
貴不過十兩收回發賣市僧常情佐雜買捐票報捐僅三四十兩現銀今
日持司收稟到明日可翼差委不轉响而利已數倍或藉此避難養家者
大都浙人爲之而浙人倡之吏治何由澄清耶鴻章無一幫手斷難改絃
更張筠仙鶴汀何時能來筠公果不接印於滬事仍無裨助奈何無已則

鶴汀請師門察酌安定筠仙來函未收到

一五月十四二十日 廷寄條款較多非腹心可寄之人不能飭查祇有隨時察訪如 密寄清單黃彬水師一條緘詢喬都轉據復云此事須面陳想多實情但恐洩漏請寬限再畧舉事實以覆臺命

一滬青各防正有援賊勢難遽離亦無替人可誘欲往鎮江再赴沅丈營中謁晤慈顏似須稍緩再看如滬上軍情鬆或乘輪舟逕赴金陵久駐京口恐不能也求核示

八月四日上曾相

七月二十六日肅緘計已馳達此間僞慕王譚主將援青城不及屢撲青浦及北簞山幸水陸各營穩靜堅守小有斬獲譚逆遂率衆東趨蔓延于吳淞江上下二十五六日連撲況文榜及副將熊兆周等北新涇營盤初猶小股數千人耳辰圍午解尙無大害二十七日以後忽添調蘇賊黃蔡

兩主將之衆合之實有五六萬偵知滬營空虛徑欲撲犯忠逆本以譚逆
圍陷湖州欲其乘勝援金陵而譚乃告奮勇打上海蓋恐我軍乘其後也
二十八日圍北新涇愈急鴻章令張遇春等率二千隊伍往援投誠都司
劉玉林進戰太猛遂歿於陣各營小挫而退況文榜等被圍更急二十九
至初二日賊勢日猖焚掠至城西六七里洋兵守法華徐家匯者皆縮伏
不前但催我軍出隊鴻章老營祇熊垣春三營尙可用餘俱挑改滬中舊
部不可當大敵日夜焦憂先密商三舍弟及程學啓韓滕各營各留五成
隊守城守營請黃軍門派水師護之而各帶五成隊趨泗涇七寶抄賊之
後又調浦東七成隊星夜來援初二日五鼓各將士間道裹糧行六七里
至七寶孰知譚逆狡毒萬狀是日亦派隊站住七寶阻我營與青浦各營
中通之路郭松林先帶洋槍小隊抵七寶痛擊賊遂同走程學啓帶各營
大隊踵至鴻章先已諭知諸將此番臨陣援剿須聽程將調度較可放心

程學啓遂會商十營營官於七寶街北橫排五營街南橫排五營無論賊衆如何猛冲均穩紮不動俟其冲過再併力轟打未刻僞幕王果率大隊二萬擁至層層包裹其氣銳甚我軍壁立俟其冲近劈山礮擡槍洋槍齊發賊冲撲三次不動乃各以親兵小隊追擊賊有棄旗械走者乃各以全隊趕之淮勇向利於打敗賊猛追十五里擒斬數千獲槍械馬匹無數程學啓獨整隊跟後防追兵之散隊爲賊所乘也直至日落乃止同至七寶已二更後譚逆一股棄甲曳兵奔回崑山僅黃蔡兩主將之衆尙圍北新涇鴻章督滬中各營與程副將約於初三早會戰于北新涇次日程將隊伍先至黃蔡兩逆卽棄營遁排立於吳淞江北岸鴻章帶隊至則見況熊營外賊已紮木城十餘座若非青浦諸將一戰之力該營斷不能保是日已刻昌歧聞警亦自青浦回滬卽帶王東華等水師由吳淞江進剿與敗賊相持一晝夜賊乃退去方初二日賊在城邊各村放火舉國騷然洋

人聲稱發兵迄未見一兵與賊交鋒鴻章深懼北新涇失事賊偪於外夷
闕於內不可復制發書諸將爲背城借一之舉幸能同心協力挫此強寇
聞程將云譚逆大股先撲督憲親兵營韓正國自帶劈山礮轟打正國腿
上受洋槍子傷頗重幸不致命追賊敗韓卽昇歸親兵營湘勇槍礮隊伍
竟爲上海諸軍之冠賊卽先打此營無怪大敗吾師聞之應亦筦爾譚逆
自以辦湖州之法辦我上海經此挫衄卽赴救金陵亦難賈其餘勇望緘
知沅丈防備之此賊雖已擊退將來仍未忘情于滬忠逆部下勁旅祇
陳譚爲最陳敗於虹橋譚敗於七寶北新涇此外卽有大股來犯當較差
普王楊七麻子在蘇似須防其東竄耳程際諸將與鴻章均於初三晚各
回原營今日劉銘傳吳建瀛隊伍又至暫往吳淞江一帶捕洗餘賊仍令
回防昌歧與程學啓皆謂鴻章老營人太單弱須厚根本請撤北簞山鳳
凰山塘橋之營回紮虹橋學啓自認千五百人同水師一營力保青浦城

外無須留陸師當再商辦程將勇畧皆裕戰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擊之師亦非程不可其才實可統四千人安慶分遣此將實感師門與沅丈厚賜鴻章惟時時勸戒勿驕勿夸勉成名將也官帥指撥滬關稅爲師營協餉何嘗不名正言順然供給華爾月七萬洋人會防約八九萬皆絲毫不可缺洋人尙謂無權其非侵奪占踞不止矣恭邸昨有來書鈔呈其意佩服洋兵畏懾番勢而洋人且多方欺侮恐嚇將若之何鴻章在此帶兵止盡我分內防剿之事番酋來商則禮敬之其不可行者亦未便曲從近日番酋均不來營謹受吾師與薛觀察翁疎淡之旨每從旁探詢洋商於敝處有感無怨番酋亦無見怪之處教練一事城內九畝地派海勇一千城西徐家匯五百又添學炸礮隊一百初議係歸我約束調度其弁目皆吳道所派多未來謁仍歸洋人指調耳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出隊幫忙渠固不能無忤心陸路迎敵交仗斷非洋兵

所宜鴻章亦不敢求他既輸下氣且長驕志關稅儘若輩撮弄兵事須自爲主張區區愚衷於尊意有當否近月餘冗忙未繕家書乞師擲付敝公館一閱爲感

八月十五日上曾相

初四日肅緘報七寶北新涇之捷是日劉銘傳吳建瀛兩營與賊搏戰於新涇之西傷亡數十人斃賊亦衆適徐家匯法華奄至會合追逐初五日大股西遁程學啓又轉由青浦西鄉邀截敗賊一見我軍卽狼籍敗走永昌團局徐董密信謂僞幕王此役傷殘之甚先有二三千昇護大棺回蘇云卽譚逆陣亡未知確否逃出賊匪則供傷斃賊目實數十人三主將中實斃其一也我軍苦戰弁勇傷亡亦二百餘人劉玉林捐軀後韓正國初二日接仗譚逆獨以大股猛撲親兵營韓自帶洋槍小隊冲鋒各哨相距較遠遂爲賊裹足受洋槍子傷由後踝穿出湧泉穴腿後受矛傷二處鴻

章專弁往看知創重痛深竊爲憂系不料十四日拔營由北韓山回紫虹橋韓生卽於是日申刻因傷溘逝痛何可言韓生自帶營以來奮志做人兩營事務整飭操練隊伍槍礮旗幟無不整齊威肅紮營潞潞愈加精深指揮千餘人勞而不怨易簣之頃三軍慟呼志業未竟而遽以傷歿鴻章福薄累及部曲日夕悲愴周良才亦因追賊落水受暑致病而去雖約定三箇月假不知何時能來副營已委何允文幫帶照料尙安正營不可一日無主韓生嘗爲鴻章言黃中元才幹爲閫營所推服鴻章正擬飭另募一營茲不得已暫令黃游擊代理親兵正營其束伍練勇當可倚任惟才識敏膽尅已辦公則孰如鑑堂者鴻章卽親往察酌如未允愜祇有收回老營仿吾師之例自行統帶滬上水陸各營初來時不服水土病者大半自夏徂秋時時奔馳鏖戰疫癘流行病故約共數百人陣亡傷故又數百人入秋後病痛尤甚卽如親兵營千餘勇夫臥病呻吟什有六七他營仿

此此間募勇殊難若疫氣不平精銳殆盡令人焦愁轉生身後之卹旅櫬之歸鴻章當力任之此君英氣勃發乃爲國殤而成名吾師應無悔憾洋船不許載靈柩或俟九洲洲通行再用民船送回渠慈親寄寓皖垣師門幸有以慰其意焉威林密輪船回滬昨屬吳道與華爾監盤周敦甫前手脩理帳目須找六千餘兩據華爾面稱再加千金修整乃可行走此船已花費多金未便置而不用擬令趕緊修理再換委員船主飭其上駛周敦甫本不諳練強作解人一誤再誤聞輪船機竅樞紐全在船主而委員要能提調周楊二君皆非能提調者華爾面稱外國人非中國官所能知所能管渠自謂力能管外國人所有輪船四隻費用既省運調甚靈職是故也今撫臺若將威林密吧吡等船責成我管聽你調度包管無人敢於掣肘等語鴻章思委員老實者多不中用伶俐者又好賺錢且船主非洋人不能我輩尙不能提調洋人委員何能提調可否請師札令華副將兼

管威林密吧吡二船聲明由本部堂調派或挈賤銜到皖由師門調派在滬由鴻章調派鴻章仍每船委一妥員專司傳諭照料或可有濟華爾勢力能傾服上海衆洋人在鴻章處亦頗要好吳曉帆楊坊所恃止有此人若得吾師一語鼠輩皆必極力已結至華爾打仗實係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鴻章近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渠允爲我請外國鐵匠製炸彈代購洋槍若學得一兩件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鈞意以爲可否渠雖未薙髮吳道云終必薙無論果否賊平之後渠必回本國而勇亦可散無甚後患不過眼前多糟蹋銀錢耳然海關稅銀華爾不用洋人亦要侵吞華爾用則洋人皆不怪何伯前屢爲鴻章言華爾須添募萬人可平江蘇之賊亦見其倚重矣吳道卽有解任時但每月不缺華軍七萬之餉華爾卽爲人用渠屢過鴻章處亦未感頌吳公大抵蠢然一物多受吳等撮弄吳公亦挾以自重耳何伯近往山東京師周

覽地形聞與駐京公使面商事件印度調兵果無此說恢復嘉定亦無此事洋人虛僞蓋未可信薛覲堂擬遶旨赴皖晤商云須候師門來示江陰有賊衆紮簪北渡之謠都公於初八日乘舟帶旱隊下巡多禮帥如可南下今冬明春當有平吳之機也

八月二十三日上曾相

十九日筱兄幼弟至滬奉初五十三兩示並蒙傳諭股肱謹聆一一應復事宜列後

一劉營勇傷斃奉賢楊令之案於賊退後認真追查甫得端倪擬卽殺一幫辦兩勇將楊令請卹以申法紀而示平允淮勇營弁有野氣未除者鴻章從不稍假詞色致失寬縱此案起衅甚微無端撮合一槍而斃縣令其聞署人役無一受刀傷真可怪也劉銘傳雖近粗魯尙知大義不謂遭此難白之冤祇有奏請薄懲不敢蹈次青庇護鄉人之習也

一大咨分派師船巡防蘇境內湖外江極爲完密惟恐緩不濟急曾乘忠
堅請遵 旨赴皖差遣而汰留二百船營官非其親友卽其子弟刦案屢
出鴻章咨函切屬查辦伊總敷衍了事昌歧又堅以河汊太多地面太廣
非淮揚調來百船及鴻章新改造募練之數十船所能兼顧松溇泖澱無
論何處有警均須戰船協剿昌歧獨力難支又不喜用粵人與曾部船隻
萬不得已暫留曾乘忠以彌平湖嘉善入松江黃浦之罅曾昨又丁母艱
曲意慰留任其自便而已馮日坤勇已裁去而衆恨未平渠遂請咨回籍
擬傳 旨正法會吾師前銜入告若停留解皖訛辦又恐生變密請鈞示
定奪迭次案惟馮情實可無疑義

一蘇逆將窺竄裏下河謠傳已久尙無動靜南岸各口賊卡匪窠蟬聯林
立竊料此時賊方併力迎拒金陵東壩及浙東各軍無暇北犯若秋冬以
後左鮑進戰得手賊當以通泰靖如爲亡命就食之路儻楊彭二公能預

籌分防此伐謀攻心上策關係大局良深感荷昌歧既不克分身出江鴻章擬調現駐浦口之賴榮光陳東友二營現駐三江營之蔡東祥歐陽利見二營移紮靖江如阜江面兵力稍厚自爲聯絡如厚庵軍門東來請察看調度至通海洋面擬派捕盜局輪船華爾兵船不時往巡俾劉河福山各口之賊稍知驚懼李鎮礮船造齊專剿泖澱太湖實不敷用鴻章與昌歧商酌仍派員赴銅陵夾就現成木料添造小舢板一百隻募勇下駛併入淮揚各營以備脫卸紅單粵人與協助內湖之需已與筱兄商定兌買贛州采辦木植三百碼可足用矣各船礮位當商屬吳道籌辦

一滬中稅釐分收分用以來鴻章於公文字字推敲不輕放過吳公亦不敢侵占諭司道分際原不可過於挑斥而處老猾吏則又濡忍不得薛公嘗謂吳道稟詳向善迷蒙素習本性然也今本省上司未經叅劾鄂督先上彈章近來似稍收斂鴻章仍外示優容體貌無失筠鶴二公聞已到皖

筠公不願海道似糧道清閒坐鎮尙爲相宜何必乞退鴻章亦斷不敢強以所難祇求親近仁賢匡所不逮耳鶴汀於滬事極熟薛公謂力保勝任劉松巖謂其才識明練心地正大遠過曉帆但疏而不密浮而不沉吾師察看究竟若何即可勝任似須到滬後委辦局務再經歷一番徐爲量移若筠鶴同心則鶴權道筠權司呼吸一氣否則司道須一人兼筦司中無入出多須賴道庫轉輸也常鎮道新放李子和同年鶴年才品風骨俱好能速赴任亦大幫手頃屬華爾借升得利輪船赴皖欲筠鶴二公趁船來滬兼可代運軍裝

一北韓鳳凰山各營俱已調回虹橋暫令鶴弟統帶親兵林熊六營湘勇桂樹親兵三營淮勇共四千七百人紮虹橋如有賊警鴻章就近調度程學啓三營自認守青浦城糧藥皆預儲兩月昌歧又派水師二營護之然非程將不敢獨守若無故棄青浦 廟堂之責備與官紳之譏評何可當

耶塘橋留郭松林劉士奇二營與水師一營爲青浦松江後面屏蔽賊撲松青則程郭可堅守而糧路不絕賊撲上海則程將仍可分帶數百人來戰如賊兩三處分撲非二十萬人不能似亦多所牽制此與昌歧程將熟商而定者

一洋人有調兵來滬之信未定確數華爾云來換防吳公與會防局云來打賊鴻章若爲弗知洋人近亦無交涉欺侵之處師門右手酸疼漸愈否念甚

致左季高中丞

史觀察丈來滬詢悉節鉞宣勤援師大集秋高氣爽分路並進浙東如掃鐸耳餘姚粵人與法兵爭鬪致戕兵頭布興有潰勇旋即降賊糾合上虞賊衆數萬圍餘城據華爾探稱業經西兵擊退法兵官見侮於廣勇稍受懲艾而粵勇實非善類畏罪投賊又省遣散之費擾索之煩愚謂此兩得

之計也華爾昨同士良年丈赴甬東面稱必殺盡粵人乃止鴻章謂既投賊卽當作長毛一例辦法彼族或不再向總理衙門訴冤也士丈堅求魏質齋一軍諒蒙允行滬中甯紹紳捐擬請嚴札楊道坊倡首並責成勸辦當可有濟楊君以通事奸商起家致數百萬鴻章迭屬吳曉帆轉勸已允一萬鄙意未准再得我公速檄宣布威德身家念重之人未有不畏首畏尾者也胡塘確係壞種前爲王中丞辦公有利無損浙人怨嫉似宜調赴行營再勸捐餉尊意以爲何如乞秘之勿告人也敝軍再克青浦蘇賊又竄撲一次倖卽擊退而孤軍力弱支絀之甚

八月二十四日復曾沅帥

初七奉七月十九日手示敬承一一迭次來翰懸腕頓筆勢若游龍想見羽檄紛馳中巾扇雍容氣度以鴻章之塵俗躁妄對之能毋汗顏忠逆與諸酋會議蘇垣謬測敝軍之逼人而以譚黃蔡三大股先來搏噬圍北新

涇營七晝夜志在必得遂闖然入滬鴻章所部稍遠幾爲所窘幸黃夜發書督衆程學啓韓正國等與淮勇諸將裹糧日行七十里遇賊大股於七寶向夕酣戰追逐十餘里擒馘數千賊乃大創次早鴻章與諸將會解新涇之圍水陸合戰三日餘寇遁回蘇州崑山聞大股又向金陵東壩去矣鮑公計已深入二蹕多公奉旨併規江南秋冬以後捷音當喧至耳鴻章日與將士討論蘇賊無劈山礮專恃洋槍每進隊必有數千桿冲擊猛不可當已令上海各營添練洋槍小隊敵軍已共有千桿遇賊交鋒先以劈山礮護洋槍隊而行屢獲倖勝聞公處洋槍頗多前屬購各件吳公因無款可籌雅不欲購茲從敵軍械所勻解細洋藥一百桶開花銅帽十萬顆小銅帽十萬顆專弁送師門轉寄以濟急需粵東所購洋槍月底可到或分送二百桿但無雙響約三尺餘長似已合宜洋藥貴而難買程學啓等皆以泡製土藥代之惟大小銅帽必須多備容再圖之韓鑒堂受傷旋

歿與張聲揚同可痛惜已代料理歸櫬親兵二營派黃中元何暎文分管營頭已練得整肅黃何均能打仗當不至壞漚餉專靠捐釐月得二十萬養水陸三萬餘人軍火製造一切在內食用無物不貴故亦不見充餘然視公窘况慙不自安如秋後洋人不再添兵供億可省當竭力分供貴部若干惟力是視決無推諉敝軍病者十之六七亡者二三此項恤賞半年來業去數萬金海隅性命相依能毋心惻貴軍病疾近少減退否此事非箇中人不知情緒之難遣也希公以不去皖爲是近年將星漸稀又不比詠帥八年時事筠仙鶴汀抵皖未審能速來否

八月二十五日復李輔堂方伯

四月二十八日奉初六日手書中秋奉六月初三日手書辱蒙記注殷拳感佩曷已八月十九筱兄抵滬復詢政祉康和百凡如意爲慰鄙人來滬六閱月初則島人疑謗屬吏蒙混逆衆撲竄內憂外侮相偓而來日處營

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披口不息辨心不輟思四方交遊手問悉廢惟時時與揆帥通訛耳西兵助剿江南官紳皆附和之鴻章商之大帥定議不拒絕以傷和好不伎求以存界限五月間洋人嘉青之退作壁上觀鴻章不自揣量以五千人擊十萬賊於虹橋倖獲大捷松滬肅清七月杪圍陷湖州之慕王譚主將擁七八萬衆撲滬西之新涇距敵營十餘里勢將不支又調各軍前後夾攻苦戰三日亡我兩將劉玉林江西人新投誠者韓正國湘陰人帶督標親兵營者弁勇傷亡至二百餘然追亡逐北至崑山界內新涇之圍解矣於是滬人洋人知有能打仗之官兵其實上游楚師如鄺軍乃泰山一毫芒也滬餉關稅捐釐月約三十萬而供億洋兵及英法教練之勇每月輒十餘萬吳方伯月扣墊借舊欠又十萬司庫應放數萬下賸不及十萬養現兵及製造之費故號稱足餉而兵益饑困鴻章乃與吳公明定章程另派大員經理捐釐月得二十萬專供滬松水陸各軍鄺

人督察收放其新老關稅無論應還漢九代征與否交關道收放專供洋兵及扣還官欠鎮江協餉三萬司庫雜支鄙人但綜其成不考其細於是軍士稍果腹而外人可不與饒舌也薛部舊有兵勇不下五萬經鴻章陸續簡汰遣去三萬餘人大概洋煙油滑之徒流而爲匪去而投賊任其所之現計由上江帶來水陸萬人下游挑練汰存萬餘人不足三萬惟製造軍火繩帳槍械舟楫工料較江鄂貴至三倍月餉尙空數萬海隅絕遠食用太昂彼遠道征戰傷病交加其能虧欠如上游諸軍耶極欲劃提若干解濟督帥以報知己而顧全局惟關稅不能再分捐釐更難抽撥幼公與執事應鑒此苦衷也淮揚水陸軍火承足下按月飭解不以疎遠見棄感何可言仍求源源勿絕爲幸滬帥無人可替欲移京口形勝竟有萬難挪動之勢俟鮑軍進東壩左蔣各軍進金嚴敵軍再相機由松江夾擊蘇嘉謀定後動豈敢唐突揆帥餉乏全仗西江幼公與足下儘力經營吐助成

功曷勝企禱冗次率復秋涼惟慎護不具

再江省毀法人教堂一案辦理頗形棘手幼兄自請嚴譴爲民悍患何勇決也每與薛觀察商論祇有在外郡縣設法賠脩可以結案如教士遠颺西人徒向總理衙門催索仍請恭邸飭知彼族回九江與委員妥議滬中洋務浸成尾大不掉其始咎在中國臣民鄙人不幸適乘其敝他處交涉尙易剛柔緩急可相機而施匆匆未得致幼公乞代呈並道相憶

八月二十八日復喬鶴儕都轉

奉初一十七等日手書敬悉一一水師弁勇販賣米藥濟賊中外共聞該管鎮將如肯實力諭禁卽不能禦賊或不至勾賊也新調紅單船四十號昨准都帥咨復業准停調並將朽爛大船改造長龍舢板似都公尙有意整頓未盡爲人蒙蔽李新民沈振廷聲名極壞水營未奉明文歸鴻章節制不便過問吾丈能否爲都帥密陳汰遣以除民害而儆其餘如滬將馮

日坤通賊擾民迭經都中叅劾 密旨飭揆帥會同鴻章查明一面傳旨正法一面奏 聞業已遵照懲辦外江相距太遠 廷旨雖令查辦而望礙殊多能設法潛移不傷和好爲妙都公留陸軍守靖江則北岸不全空虛吳碧珊移防通海下游亦較得力揆帥又請楊軍門再赴通海察看尊論以廣艇防南岸楚船住北岸甚中竅要楊軍門若肯總統水師必有辦法他人總統姪不便商陳恐生意見周家圩港聞吳鎮已添派多船未據咨報都公咨留淮揚兩營協助江防亦未聲明應紮何處楚軍須與楚帥商定黃軍門曾帥之意皆不願淮揚水師更受別將調度該營官等亦未必更聽他處號令也捕盜局輪船與華爾兵船已輪派出洋至福山劉河一帶巡哨但不能深入各口亦不能常川駐防東臺高令仲帥亦專函請緩惟聞其人顚預斷難振作留亦無益通州依牧近來頽廢敷衍不治輿情局紳亦無結實辦事之人該處團防緊要甚爲可慮能否就近轉商

仲翁謀所以易之鄙人僻在東隅若兼管江北耳目既恐未周仲翁或有未愜若逕置不管責備又難推諉也常州司道請根帥退守之稟何人起意主稿居州與外人之言未便據以入告爾時吾丈籌防切近見聞必確乞再察訪或轉詢在事諸公據實登復以憑核咨會奏爲幸泰壩米捐如有成數可備饑軍緩急靖江借銷浙鹽果與淮運有礙當飭停止

八月二十九日上曾相

二十三日奉復一緘交李世兄程弁坐輪船賫呈計已入覽馮日坤通賊擾民短額吞餉案證確鑿實爲軍中巨慝設計誘其來見交司發押乃一日間兩次脫逃倖卽弋獲若再停留必生他變因於二十七夜傳旨正法並會列吾師前銜復奏擬稿呈覽其罪案通行各營以昭炯戒奉賢之案亦於日內辦結出奏大江水營通賊迭被叅劾前密詢喬都轉其復函鈔呈似尙平實紅單船歸都帥統轄黃彬實非善類都公始爲護庇近緣

廷旨飭查似稍覺察然未能去之喬都轉續函謂若將下游水師總統
奏歸楊軍門則水營必易整飭該鎮將等膽怯尙畏鴻章摘發奸覆如厚
庵軍門來爲主持未有不悅首聽命者都公業將新調四十號遑旨復
奏停止而令各營損壞大船改造長龍喬鶴儕許綠仲籌措一萬五千金
俾赴上游製造厚庵東征則彼部與淮揚留江外各營當聽指揮惟此局
應請師酌核奏辦他人何敢贊一詞也昌歧督王東華各營往潑山湖於
二十七日踴毀石人廟賊卡賊壘奪獲賊礮船二十餘隻船礮皆可合用
生擒賊二百數十名解滬餘均淹斃無一脫者蘇人乃知楚師戰船爲不
可及各營病故太多無可募補須赴上游添募勇丁頃得蘇州密信忠賊
於二十一日率衆十餘萬由宜興溧陽而上欲抄鮑軍後路由蘇製成官
軍號衣旗幟數萬件冒充亂隊其計甚詭祈飛致春霆沅丈設法防備忠
黨所恃洋槍隊多而且猛三沖不動我軍但以劈山礮夾擡槍小槍洋槍

隊排齊進戰賊必瓦解該逆擄脅蘇浙江皖之人久無固志其大隊一亂軍令不行可立散也霍沅皆老將忠逆又深畏之祇要不墮詭計必獲大捷忠敗回蘇江浙各軍均可乘機兜剿大局轉移在此機會謀者謂忠賊西上蘇城十分空虛每館僅數人看守嘉定城內缺糧守賊閉門不准鄉民出入慮我乘虛進攻鴻章不慮難攻而慮無兵分守擬俟聞忠賊西援敗挫確信再水陸進剿以驚擾之抑或忠黨撓亂上游有吃緊信息再相機進攻以牽制之敬候鈞示沅丈不及專函乞於竹報中轉致將近日一切軍情知照爲荷史士丈到甯後傳聞二十五日布興有廣勇從賊者竟繞出餘姚之後竄踞慈谿距甯波五十里華爾常勝軍同西兵守餘姚城已被隔絕甯郡守兵甚單且恐併踞鎮海甯餉更難籌矣祈飛催左帥能迅速撥魏質齋一軍馳救否華爾卽調松江所部前往未必有濟聞杭嘉援賊十餘萬聚集餘上正封函間接士丈飛稟告急求兵求餉大聲急呼

愧難勉應並求轉懇左公速撥魏軍緩不濟事目前祇好仰仗洋兵亦苦境也

八月三十日復史士良觀察

別後正深依戀奉二十七日來示知履新之日憂喜交集兵饑兩絀焦灼無似當卽馳告揆帥轉懇季公速撥魏質齋一軍赴甬援揅然恐緩不濟急頃吳方伯函稱華副將於二十七日攻克慈谿中槍殞命殊深痛惜閱執事致楊憩堂書未提及甯郡危急而外間傳說鎮海已失曉帆亦以法師爾德傳述尊意調松江常勝軍五百人赴甯協守已飭照辦至滬餉罄難分濟九香前輩商勸紹郡紳富湊借一萬元先委沈從九解呈姪又屬曉帆轉催楊憩堂向甯商籌借二萬金俟有成數交翁令馳解至魏軍行糧徐圖之或緘託輔堂設法以資其行慈谿果克賊勢漸衰務望督率中外各軍鎮定守城以待事機之轉

閏月七日復喬鶴儕都轉

二十八日排遞一緘計已達到昨奉二十三日手示極慰拳念忠逆率衆西援江防暫無他慮惟吾蘇兵力但能分守而不能進剿而長江數百里則似未置守而付之天命者紅單師船有不如無鄙人受命敗軍之後綢繆牖戶能不焦心都帥竟毅然裁汰廢船與不堪用之勇另造礮划而招楚勇雖不濟急深遠之謀令人欽佩仍賴吾丈贊成之耳厚庵軍門勇畧廉正博大精深爲楚將巨擘水師老手鴻章屢言於揆帥俟九洲洲一通卽調作下游總統現統淮揚水師之黃昌歧太湖水師之李鎮朝斌皆其部下名將可先後來滬爲夾攻蘇嘉郡縣計厚帥能專制江洋聲氣爲不孤矣但恐金陵以上江面仍須留駐且厚庵孤介之性不願與粵人爲伍也通州依牧近日帶勇搜索貢生馮天祥一案泊鎮據事主及紳耆公稟一再咨查其爲任性妄爲拂戾輿情概可想見滬中無賢員往代前緘商

仲翁速委幹員接替恐需時日然依牧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如果冤及無辜當嚴叅以厭民望非一撤可了事該州無領袖團練之紳曾與季君梅議及君梅盛德謙謹焉肯任事容再強之江都東臺諸令仍速易之爲安仲翁駐浦兼顧徐宿軍務必已竭蹶吏治未及深究執事能否匡助其不逮耶甯藩本難兼辦然已握帥符自家謙讓則可他人條陳則未便恐揆帥亦未遑遠畧耳俊丈病小瘥意氣大不如前鴻章孤立左右無助長才若肯俛就又懼北門管籥更重於南渡也

復史士良觀察

前復一緘計已達覽松郡常勝勇四百五十名英法兵船俱於初二日駛往甯捐二萬元又於初七日交翁令資解甯郡得此諒可稍救危急頃奉二十九初二日手示並潘廣文陳大令兩函賊勢猖獗如此人心渙散如彼令人不忍卒讀華軍到後有轉機否粵逆與西人仇衅已深西人既

矢志守城寡可敵衆斷不輕棄此時專意仰仗西兵亦迫於時勢之萬不得已請丈靜心忍耐聽客所爲賊屢撲不動亦必退去甯郡瀕江絕無圍困之理洋人船堅礮利固大可恃無論敵處將寡兵單分防地廣力難抽撥又無航海船隻且有西兵主持城守而以客兵錯處其間轉費調停似非妥策鴻章躊躇再四豈有吾丈艱危而坐視不救者形格勢禁實多不便或且于事無濟況臨大敵亦非千人可爲力也餘姚慈谿守兵果否撤調如能不撤更足牽制俟郡城賊退僅防奉化一路耳滬捐湊集三萬元已屬能盡智索如殷鏡翁親來勸諭可冀漸集目前難再接濟華爾殉難昨已繕奏鈔稿呈覽

閏月八日上曾相

二十九奉布一緘聞輪船行至中途損壞停修不知何日得達兩旬不奉教旨並無皖省公文深爲懸念忠賊率衆西援後霍沅各軍當正酣戰消

息何似永昌團董密信有分撲甯國之說凱章到彼當力持之乞將上游軍報飭承鈔示一一以便相機布置此間大致平靖惟華爾在慈谿傷亡松江之常勝軍據稱四千餘人無從稽核吳曉帆謂其酋屬白聚文法師爾得二人可以接管而鴻章未之見也卽得一見言語不通心志不孚礙難懸揣聞白法互爭雄長薛公則云皆不可靠英領事提督欲派兵官接管吳楊二道將藉此卸肩而陰持其柄或又謂當收回兵權另派大員接帶然此四千人中頭目均係洋人豈中國官所能鈐制若交與英酋必致運掉不動事事掣肘松江一城且又侵占矣鴻章再四籌思祇有責成吳道妥辦其用何國之人幫帶聽其自爲外國不可治以法中國之臣民何所趨避耶此萬不得已糊塗之想是否敬求鈞示海市蜃樓千變萬化付之不聞不見仍以誠信馭之現撥華勇四百五十人援甯波其駐松者如恒再隨時察酌奉報吳公力求爲華爾請卹因在浙東死綏此事亦頗有

關繫敢列吾師及左帥臺銜入告鈔摺呈覽慈谿雖復奉化又陷大股由
成公嶺南渡直趨甯波士良年丈迭函告急已籌撥甯紹紳捐三萬元敵
軍無可派撥人少亦不濟事該城兩面濱江洋船甚多城內全靠西兵當
能自存惟後患則不可思議左帥如速分一將二三千人前去徐圖挽救
庶粵人可盡去洋人之權可漸分此城終不致竟爲異域耳仍望轉商季
公及早留意滬上洋人近尙相安英法屢言增兵迄未見至何伯飄然遠
引麥華陀聲稱入京於我軍不相聞問然亦毫無欺陵尙是幸事鴻章專
意圖蘇而陸軍可用者數千水軍可用者百餘船可當一路不足當兩路
日夜愁慮

唁李希庵中丞

來滬後久欲作書奉報終日擾攘心緒惡劣聞閣下嬰此大故猶遲遲奉
唁罪歎何似 朝野攀留知非仁孝至性所願然時勢窘迫恐未能獨行

其志作枚兄擬隨侍苦廬伏望早日出山以定中原而紓江淮之患爲湘鄉老人分任鴻章至愚極陋海隅殘局兵餉兩事畢萃一身其何可支惟冀上游大捷乘敝擊之而目前無可任之將公處有將一二千人者見惠爲祝

閏月十二日復曾沅帥

十一日奉八月十八日手書敬承一一左手麻木服藥效否營中潮溼宜日食薏米粥以滲之忠賊前去計值鮑公進兵必有惡戰大捷跂戀無似頃有人從滁全軍中來李世忠聲色自娛其部將懾揆帥威德有恐及於禍之意全椒守將乃密求鴻章調隸蘇庵固不便允然南岸得手後亦易治矣吾丈與鮑公專擊援賊必迎刃而解金陵糧斷久當自潰鶴汀來滬看其力量何如華爾傷亡該軍四千五百人以中國民勇隸外國將并用之之人則惟恐其不專恣跋扈亦吾蘇之李良臣也不得已仍責成吳公

楊可棄官變夷吳未必忍棄家浮海也程學啓近頗好禮其侈稱戰法雖爲人忌而艱危警急輒賴指揮昨令同鄉添募一營已自帶四營益以淮勇別將似可獨當一路洋槍已從粵東購到有便船當奉解二百桿威林密輪船損壞捕盜局二船又爲吳公華軍霸占是以往皖不便寄丈所屬葉向榮容留意

閏月十三日復曾相

初八日肅緘達否十一日始奉手諭並公牘各件敬悉一一久香前輩信並賻金送去有復函附呈久翁本允爲士丈在滬籌捐已向紹紳湊借一萬乃以甬郡費力支持忽作北征之思月內聞卽航海去矣潘星農薦隨士丈赴甯書來求援媿無以應季老欲俟蕪泉到後酌定一軍前往由嚴攻紹固亦釜底抽薪之策但恐爲杭嚴踞賊所梗耳士翁力圖振拔手無一兵終爲人制奈何徐閩仙宗瀛是否來皖晉謁求催其東下此間縣令

多浙中捐班習氣過深如聞仙者可屬末俗周文之太守沐潤奉 召遲遲不去已代趣之鮑軍已進東壩否賊中傳言深水已復忠逆挫衄固意中事此間百里內竟無賊昌歧帶船攻闕蘆墟尤莊賊壘距平望十餘里又欲進圍崑山該處均係大河水師可奄至也喬鶴儕久官不調託人求署甯藩仲仙人極樸誠乃欠明達所信用文武如龔耀倫張富年不愜衆望通州依牧聲名狼籍猶倚任之鴻章已咨函令撤其精神實照管不遠又喜爲敷衍門面之事鶴翁在江北譽望較好形丈向不相能故力詆之求師裁奪江藩不便另委或移署蘇藩鹽官能否令箠軒或俟民大變代爲仙來滬即可接任劉松巖告奮勇往通靖籌防如鶴丈南遷宜令松巖赴北主持江防及地方民事敬請核定速示

閏月十六日復吳仲樸漕帥

通州依牧不治輿情該處民風近頗刁悍紳局無人主持誠爲可慮應速

撤伊牧遶委廉正精明之員馳往接替喬鶴翁請委季君枚編修回通辦團君梅謙讓未遑業經照催速去如有好官必能相助爲理黃牧金韶能否卸海入通否則丹徒田令亦著勸能希酌辦儀徵楊令闕葺漁利以交結詹鎮而得 奏留爲都中所糾弟密飭署常鎮趙道查辦聞揚州同知周成璋廉靜端愨於調和李詹各營如不至決裂或卽委令接署何如均乞裁示沿江吏治亟須整頓麾下果親往通泰周歷巡察眞地方之福務祈飛速信知滬松無警當與公約訂在通州會晤籌商一切耳南北臺併局之議弟久欲上言而未及商辦今自 朝諭發端理宜遵照會奏官官但爲汰減委員局費起見而南北籌定進款不得通融仍自界畫分明似都營尙無不顧務祈尊處臧商都直翁一面秉公核定示復爲荷許緣仲果否勝任其才具較次蘇尤爲開展惟向未見過亦未共事老兄必深知長短望切實見告金守合辦米捐之說極得綱要喬都轉條理精當似可

檄委綜理其事劉士芳赴徐召募馬隊求指示一一有需借領之件並祈
賜允示知

閏月十九日復史士良觀察

十五十七連奉十三日手示敬悉甬東近狀轉危爲安殊爲忭慰法買兩
營爭長經執事權宜撫馭漸就範圍昨英國水師提督何伯由滬赴甯察
看布置此君素爲各國所敬憚大義亦較明白當能力制法師爾德也進
攻奉化想易得手惟收復後派何員何兵守成功嶺須費蓋籌布氏昆仲
船勇桀驁滋甚鏡湖廉訪或有駕馭之法善後局紳陳公心懷兩端不甚
可靠能漸將利權收歸官長乃妙邊太守應令暫署甯郡姪已咨左帥核
奏季翁昨有書來屬爲就近主持斷不以爲嫌也張觀察迭奉嚴旨逮
問接帥左帥又咨催舉滬訛辦鴻章不敢見好於朋友諒之筠仙現已抵
滬家兄月內趁輪舟入粵慶公調杭州將軍耆補浙督丈亦補授甯紹上

下相得益彰矣

閏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筠仙十三日抵滬連奉二十五初五初九日諭函各件敬悉一一應復事宜條列如左

一韓正國改游擊一節鴻章初未及知是以奏請照知府例議卹俟奉俞旨後如部中駁問再行奏改如不駁查似可暫勿庸議現與吳曉帆白齊文議定威林密輪船脩好卽日妥換船主駛往皖城並令韓峻勛護送靈柩附船前去滬上各營官皆有賻贈鴻章自送川費五百金其親兵兩營舊欠飭臺算結以冀接辦之人從新整頓

一華爾傷亡前札自勿庸給謹咨復繳銷吧吡船恐成廢物威林密此次赴皖看其俯仰順從再行核辦

一李鎮朝斌能於月內先帶三營來松滬察看最好其回皖楚造船募勇

齊全恐待明春方可下駛鴻章於未奉函示之先因昌歧前赴柳澱進剿得手惟嫌師船過單又以賴榮光陳東友等稟稱相隔太遠糧餉軍火運濟不便請調入滬是以札令由浦口拔營茲恐已載途不及諒阻能否轉商楊彭二公酌撥兩營移防浦口上下接應運解俱較近便

一俊民年丈自鴻章到滬後病久不愈未能一出辦公故未便請補實缺乃忽於十九晚中風不語至二十日申刻溘逝旅況蕭條後嗣非賢眷累頗重殊爲悼惻鴻章當謀之同官釀金以歸其喪擬代吾師致賻二百金可否乞酌筠仙當速接任諒期二十六日受篆此缺毫無所事養廉歲入之四竿藉可著書俟到任再遵示代奏請 旨並不遽令兼署他缺管理軍務餉務

一英提督何伯自烟臺回滬帶同陸路士提督及接管常勝軍之白齊文來敝營會商謂華爾一軍應專令白齊文接管以一事權毋庸再派英官

代管亦勿庸令法爾師得會管何伯深明大義良可敬服鴻章一一面允
彼欲令常勝軍同英法各兵卽日進攻嘉定屬敵處預備守兵如再有警
應調常勝軍及士提督帶外國兵援剿亦面允照辦惟何伯云月內新提
督到卽當回國欲奪回嘉定以贖前恥不知新提督尙易共事否英人隱
然以常勝軍屬之外國應當作外國人用法白齊文頃已兩次來見似尙
易商其多花銀錢不必苛求但望其照常出力

一會防局繙譯新聞紙已飭其十日半月總鈔一紙交遞洋行新聞紙諸
官過多然係閒散洋人藉此牟利聞有挾恩怨編造送刊者無憑拏辦亦
未便禁阻

一鴻章陸續派人赴皖北淮北添募步隊九營馬隊一營將來擬令程學
啓劉銘傳潘鼎新三弟鶴章分統之程劉可多將若干現今各營早晚勤
操隊伍槍礮紮營皆漸嫻熟惟病者亡者甚多募補甚難其有赴上游募

勇夫者乞師照拂爲感

一薛觀察侯比利時換約後再赴皖晤商渠以上海設通商衙門爲不便欲遠西人而惡其太近也觀察任通商洋人觀之若有若無但雖無益亦無所損洋人最喜恫喝挾制如旗人生手更滋流弊此事宜費盡籌覆奏常州司道之案陳義正大如何 批諭前兩次交查之案容卽據所聞知以對上游軍情何似念甚

閏月二十七日復曾沅帥

閏月二十二日接初九日手示敬承一一忠輔諸酋併力上援貴營與鮑軍疫病流行正深焦念得來書卽商諸同人連夜草疏於二十四日拜進本應稟商師門誠恐如尊指以避親之嫌不便苦陳增兵且往返商定必須匝月多軍能早來一日則江南早好一日爲公謀亦自爲謀吾師應不責其唐突鈔摺呈覽外間不便咨行不以公牘奉達也如師門奏報略提

數語不與鄙意異同爲感此間百里以內無賊英提督何伯與華爾舊部
白齊文等擬於初二日攻嘉定常熟蘇州賊股有說降者如甯國與金
陵穩戰穩守牽制忠賊不遽回救當漸有好音忠賊回而上游亦卽鬆勁
矣鶴汀尙未到滬雲仙已接糧篆李質堂二十六日來此云二十間由大
勝關下開駛賊營布滿距貴軍僅數里而蘇賊密信云忠逆帶水陸隊過
東壩撲蕪湖不動又欲撲甯郡爲金寶圩民勇所困阻確否蘇州祇有僞
慕王譚姓養傷督守守賊皆視前敵消息爲向背然則丈與鮑公兩軍關
係大局實重願天相吉人精神百倍堅忍靜鎮以待其變至所禱盼黼堂
閏月初來函謂次青與左公前事已解或勿庸鴻章周旋

上曾相

二十一日奉上緘報計已呈覽正盼上游軍報適接沅丈初九十日函牘
以病勇太多恐難久守請商吾師疏調多公一軍來援多公北去於江南

軍務全局甚有關係師門公忠體 國前不能不 奏止今似不得不
奏調惟近日輪船少便若俟鈞答再行會奏更恐遲誤聞秦中回匪近稍
就緒勝帥與疆吏當足了之金陵若無多公竟有進退狼狽之象鴻章與
雲仙筱兄籌思至再冒昧建言惜懂之咎伏惟鑒恕鈔稿附呈常昭踞逆
錢百順桐城人密託程學啓乞降所部二三萬存餉二十萬可支數月俟
嘉定克復我軍進崑山便以城來歸鴻章不絕其求然力鑒李世忠之驕
橫童容海部下之反覆當與程學啓慎圖之不敢稍涉大意聞因桐城親
族懼其株累慙慙而出蘇州吳江各小股亦有求撫者忠賊西上留守者
遂多攜貳若上游戰守穩持或小挫其鋒此間便有可乘之機鴻章惟穩
慎籌辦英法兵與常勝軍於九月初二日攻嘉定志在必得已派北新涇
二千五百人往守並令虹橋青浦各營前進移紮俟布置妥後縷晰奉聞
李鎮朝斌於二十六日到滬黃鶴汀於頃間到滬李卽赴泖澱察看仍帶

所部三營回皖以各船皆捫湊無病之勇不能久留賴榮光等二營仍飭暫紮浦口不知已啓行否

閏月二十八日復林遠村侍御

別十餘年懶廢未通音訛思何可言仲良太史到滬接奉手書敬承一切並詢悉獻納諫言力爭大體迥非流俗釣名沽直者比其所建白宜可見諸施行矣欽仰無既弟猥以輟庸謬膺重寄滬隅軍事吏治葬情均有積重難返之勢不自揣量日夜求所以振厲之現雖恢復數廳縣而水陸可用之兵不過萬人蘇浙兩路賊巢環伺能否自立尙無把握惟盼上游曾鮑各軍併力得手賊將首尾救應不暇敝部亦可乘間攻蘇乃連得滌生揆帥昆仲來信金陵甯國軍士疫病大作僅有一二成隊伍可守而不可戰僞忠王侍王輔王各股上援號稱四十萬方張之勢恐難堵禦大局所係竊用焦憂昨專疏請調多禮堂將軍折回南渡 廷旨當可准行一面

飛書春霆軍門沅浦方伯堅忍靜鎮以待援師如此次賊犯不動或小懲創金陵城內糧絕各郡縣守城俱懷搗貳明春以後必有轉機苗民已獻出壽州正陽關希庵中丞雖以喪去其部將當能坐鎮所欲毀者匪圩非良民之圩也遠處之圩非近賊之圩也且聞夾淮上下均未議毀至絕戶逃產招游民耕種之說未聞如何辦理容當轉詢儀徵楊令相隔較遠向未見過江北州縣仍歸漕帥及江藩司主政昨已商請仲宣兄酌撤聞其倚結營員城狐社鼠薰割殊未易耳

復龐寶笙工侍

握別已來輞轍念切前晤振甫諸君知板輿康吉順抵津門爲慰劉仲良至奉手書辱承遠注慇懃感何可喻敬審台候勝常 天顏有喜慙權水部卽卜真除驥首朶雲忭頌無量青浦復後蘇賊竄逼北新涇督飭將士苦戰擊退惟以疫病流染軍中尤多其精銳僅存者不滿萬人分防各路

實嫌單薄暫難進取正擬選將募兵豫爲上下游夾擊之計華爾乃於甬東傷亡波折忽生幸英提督何伯自烟臺回滬來敝營酌商派華爾舊部白齊文接帶常勝軍並告奮勇會攻嘉定日內已兩路併進即可得手嘉青二城均須敝部分守現忠侍各股賊衆上援金陵甯郡此間稍可鬆動但恐上游或有挫衄賊氣更張回撲海隅支柱甚不易耳滬中吏治近稍謹飭惟可用之才多而可靠之人少筠仙業經接篆黃鶴汀觀察昨已抵滬未知果能襄助否松巖愛民長於察吏李子和又爲旭翁強留弟不敢遽爭也陝事近少平否勝帥與疆吏當足了之鄙意堅請多帥渡江會剿明年必收平吳之功 中朝以爲何如桐軒師過繼世兄若干歲寄去一函并各處信件敬乞飭送子青經筵諸兄並道相憶君梅已令辦通州團防局中諸人均好都中如有嫌謗望隨時指示滬餉月不過三十餘萬內關稅十餘萬大都供億西人教練之勇與常勝軍及鎮江月餉耳捐釐另

設總局派員整頓月得二十萬委員之侵蝕朦混革除淨盡而商民仍不免騷怨松滬水陸各軍專指此項亦無可如何也此間軍事餉事皆第一人主持有萬難遠離之勢 朝廷似亦鑒及早夜兢惕惟虞顛蹶遠云宴處